



山里人家(国画) 王商尤

微文

# 山药记

胡竹峰

有个朋友很瘦，我们喊他山药，有个朋友矮胖，我们喊他洋葱头。很多菜就像绰号，周围还有朋友叫豇豆、扁豆、苦瓜、茄子、西红柿、地瓜……好在没有人叫大米小麦面条的，要不然可以开餐馆了。

我在南方没吃过山药，山楂吃过不少。南方的山楂果肉薄，人嘴酸涩，远不如北方的味道好。老家山多，但不产山药，草药倒漫山遍野。这些年出去玩，识得一些草药之名，很多人以为我学识多，其实不过少年时候在乡村学到的。

一个人不妨在乡下待几年，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说个题外话，与大自然有过亲密接触，才能更了解大地和天空，让生活落到实处。

第一次吃山药是在洛阳，山药大米粥，味道还清正，说不上喜欢，也谈不上讨厌。后来在饭馆吃到了山药排骨汤，滋味甚好。偶去菜市场，偶遇山药，也就买了。

山药吃之前得去皮。削山药之际，感觉有水汽在掌心弥漫，滑腻腻冰凉凉仿佛握着一只蛇。小时候祖父经常给我吃一种叫乌梢的蛇，蛇抓在手里，只记得滑腻腻冰凉凉。或许滑腻腻的是掌心之汗，但冰凉凉的确是乌梢之感。

山药削着削着冷不丁会从手上溜出去摔在地上。山药的身体鲜活黏稠，沾人一手黏液，有一次皮肤过敏，弄得双手发痒，不巧又挠了挠肚皮，肚皮也痒，痒得钻心入骨，慌忙打开燃气灶头，用火烤了片刻方才止住，据说也可以用醋擦洗。

削去皮的山药，像根擀面杖，又仿佛象牙。前天路过一家饭店，看到一篮子去皮的山药堆在茶几上，觉得富贵。

多年前和焦作温县的朋友聊天，他说“我们那里山药多”，我听成了山妖多。《聊斋》读得熟，当时的想法是有空得去会会山妖，找不到狐仙谈情说爱，寻一个山妖长长见识也好。

山药中最著名的是铁棍山药。

上周从郑州回来，朋友赠我一盒垆土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分两种，一种垆土所生，一种沙土所生。垆土是黑色坚硬而质粗不黏的土壤，土质硬，故铁棍山药长得弯弯扭扭，虽不好看，但属极品。沙土土质松软，长出的铁棍山药口感稍次，营养价值也要差些。

山药蘸糖吃，颇美味。垆土铁棍山药肉极细腻，白里透黄，质坚粉足，黏液质少，味香、微甜，那种口感像大冬天的清晨睡懒觉，咀嚼之际，恍惚微甜，一片宁静。

山药，学名薯蓣，唐朝避讳代宗李豫之名而改为薯药，宋朝又因避讳英宗赵曙而改为山药。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薯蓣条解释说：多年生草本植物，茎蔓生，常带紫色，块根圆柱形，叶子对生，卵形或椭圆形，花乳白色，雌雄异株。块根含淀粉和蛋白质，可以吃。

若川知道，老伯请他吃酒，为的就是这句话，想也没想便说：“您放心，六莲到海口，就让她来找我吧。”老伯看看若川，稍有迟疑：“……这个女仔，是受不得一点委屈的。”若川说：“只要她在海口，我会负责。”老伯听了，便笑了：“人总还是要靠自己。我是担心，她不要把路走错了。”若川说：“六莲没有问题。倒是您，不可大意了。”他本想趁势再劝劝老伯，不料老伯断然做了个手势，指指八仙桌上的关公像，说：“我做人的，就这一个榜样。借钱看病的事，不要再提了。”

### 39. 理智

暮色已降，六莲离开家，在村中石板路上走，忽然感到很失落——要好的姐妹都去了城里，村里连个能说话的“闺蜜”都没有。走到半路，竟然无处可去了。在“侍郎牌坊”下徘徊了许久，见家家都在绿荫的庭院里摆了桌吃饭，就更觉孤独，于是转身朝回走。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哥哥的家门前。哥哥一家也正准备开饭，院中扯了一盏二十五瓦灯泡，能看得清人脸色。此时哥哥正把多病的老父从屋里背出来，在竹

随笔

# 冰山的巍峨在水下

阮直

冰山人们很少见到，但航空母舰并不陌生，它就是人类在海上打造的钢铁巨无霸。这个巨无霸长300多米，高可比一座30层的楼房。就是普普通通的一艘航母也需要1500人左右配置，像美国尼米兹那样的巨型核动力航空母舰，就需要3200人的军舰人员和2400人的海军航空兵人员。没见过航母的人看到这些数据就该大体知道航母庞大的轮廓了吧。

但与冰山相比，航母就小多了，一般中等的冰山也有十个航母大。可见冰山的巍峨才是高山仰止呢。但是，这么一座海上超级巨无霸给你看到的不过是它整体的十分之三，它的十分之七恰恰都在水下，是你无法“仰视”的。

一个令我们敬仰尊崇的大师、名人也像一座巍峨的冰山，他让我们见到的辉煌与光彩不过是他人巨大的冰山一角，这浮出水面的巍峨与他已经具备的真实相比，人们看不见的部分更巨大。但是我们目光中往往只有人家浮出水面的部分，拿着自己具备的体积对比人家的高度，觉得我也不差多少。可是当我们一入水就下沉

了，剩下的不过是个冰块，于是就抱怨自己没有伯乐的托举，抱怨这大海缺少了浮力。就是永远看不见托起人家那十分之三的十分之七在水下。

我们看得见司马迁头上的光环，仰视他“历史之父”的头衔，记住了他“史家的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称谓，可他经历的磨难，他遭受的屈辱有谁羡慕？

我们顶礼膜拜的文化圣人孔子，是人类文化大海中的大号冰山，他辉煌的《论语》不过就15900个字，两千五百多年来，没人能够超越，可他一生如“丧家之犬”劳顿、奔波的人生“底座”没人品味。

就像我们看得见刘翔110米跨栏时辉煌奔跑的那十几秒，可他这短促的瞬间却是用了整个青春做铺垫。他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挫折之后所承受的压力我们谁向往过？

我们看得见别人举起的奖杯，看不见人家留下的汗水；看得见人家著作等身，看不见人家苦读深造；看得见人家怀中的婴孩，看不见人家的十月怀胎；看得见人家枝头的硕果，却看不见人家地下根深三尺。

别说我们压根就是个凡俗之人，

即便你出生有背景，成长有靠山，辉煌有人捧，如果你不是自己打造一个坚实的底座，迟早也如水上的浮萍，禁不起风吹草动，即便你是一座金佛，也要先找个安置的底座。

人们在计算自己体积的时候往往忽略了还需要扣除沉入水底的部分，以为真的有一分热就能发出一分光。其实，每个人都有闪光的部分，但闪光的部分要想燃烧是需要点火和耗能的，点火消耗的能量是别人看不见的那水下冰山的十分之七，我们准备这部分的储备了吗？

人生想成就一座巍峨的高山是有志者，但先要储备足够的水下十分之七，没有这水下的巨大底座，你就无法显露水面的一角，浮出水面的体积越大，你托起的底座也就越大，偷工减料的冰山底座自己就会下沉。

人生的底座比那座冰山的底座还要巨大，无论是海上的巨无霸，还是人间的大英雄，无论是务实的成功者，还是务虚的思想家，谁的辉煌都有水下的底座在支撑着。没有水下底座的冰山就没有出头的辉煌，不要人生的底座还想成功，那你就去买彩票吧。

## 文明郑州·“非遗”名录

# 中岳庙会

左文

中岳庙位于河南省登封市。中岳庙会，历史悠久，在唐代或五代时期已相当流行，所以宋代人路文蔚称“其来久矣”。这说明中岳庙会远在宋代以前便兴盛起来。

中岳庙会自唐宋以来，一直保留至今。每年农历三月初五至十五和十月初五至十五是会期，每天有上万人来赶会，庙内庙外，车马如流，人山人海。

大约在300年前，中岳庙会规模与交易内容，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清初学者登封人景日珍便对当时庙会的盛况留心观察，并且用“庙会图”的形式

收入了他的著作《嵩岳庙史》之中。这幅庙会图形象生动地再现了庙会内外的具体情景。

中岳庙会会址就在中岳庙前广场和东、西天门街。每年会期，前来赶庙会的有农民、工人、学生、军人、商人等社会各层人士，有小商小贩，也有巨商，有民间杂耍，也有正规剧团，有朝山拜祖的信士，也有官员等等。赶会的人士以当地和周边县市的人为主，郑州、洛阳、开封、许昌、南阳、信阳、安阳等地及外省市前来的人也有



许多，常到中岳庙会经商的商户就有陕西、山西、内蒙古、重庆、湖北、安徽等地客商。2007年，中岳庙会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往事漫忆

# 那些被唤醒的细节

邵衡宁

眼看六月在一天天迫近。在这个必将如期抵达的收获季节里：先是高考，随后是小升初，随后是中考。每一关，都是对孩子们的严峻考验。经受严峻考验的其实不只是孩子，还有那些站在他们身后的父母。

印象中，我的升学之路虽有失误带来的终生遗憾，但总的说来还没出大格。小升初不用考试；中考时虽有失误，还是考了全校第一。高考时，虽然发错进考场，考试状态不好，但依然上了一所还不错的重点大学。

我的升学从没让父母操心过——很多年来我一直这样认为：我功课学得很轻松，老师很负责任，历次成绩都在我所在的重点中学里名列前茅。因此，那时我常自信地对父母大人说，你们放心吧。因了我的乐观，父母亲看上去似乎对我也很有信心。

日子如流水，不知不觉间，多少成长的甘苦都化作了年轮。多少年后，我也成了一个学生的母亲。

然而，我近乎绝望地发现，这个小男孩，在学校里的表现简直一点都不像我当年：他粗心散漫，平时考试成绩只要不是班里倒数第一就沾沾自喜。小升初已经临近，我简直焦虑得夜不能寐。在外人看来，我的担心真是多余：孩子在全市数学学科大赛中多次获得过一等奖前几名，又在的一所很不错的小学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但就怕孩子在决定命运的重要考试中又犯低级错误，还怕他的卷面字迹太乱——为了扳好他这些毛病，我曾付出过艰苦的努力，但这个东西好像是个没心的孩子，全然不能体会我的焦虑和担心，身为他的母亲，我常常近乎绝望地想，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让人费心的孩子？！

前些时候母亲来津住了些日子，一天见我又在和儿子着急，突然插话说：“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怎么会呢？我上学的时候可是个模范生呀！母亲说，看来你是真的忘了。你

若平时卷面写得整洁，那你高考模拟考试时，老师为什么将你的作文一分没给？还不是想让你记住教训！你若细心，是谁在高考时看错了一道题？因为你的粗心，你那时哪次参加重要考试，我和你爸不提心吊胆的？后来我们也想通了，你也不是有意要失误的，你是天性如此，上天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女儿，我们认了。

我真的忘了这些成长路上的细节了。从前我还一直欣慰于我是个懂事的好女儿，我从来没有想到，当我坐在考场里无所畏惧地答题时，考场外，我的父母会为我如此揪心。其实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天下父母的心都是一样的，在升学考试的严峻考验面前，不管孩子学习好坏，作为考生的父母日子都不好过，希望和深重的担心都埋在他们的心里，当然，在孩子面前还得不动声色。

孩子是一座桥梁，经由养育他的艰辛和欢乐，我终于可以更切近地走向生我养我的父亲母亲……

眼睛

# 蓬莱的海

郑上弦

只有看到蓬莱的海，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是大自然的绝美。蓬莱的岛屿和蓬莱的海密切相关，蓬莱岛的亭台楼阁更衬托出海上仙山、世外桃源的美名。蓬莱依山傍海，境内有驰名中外的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蓬莱水仙城”，“蓬莱阁”更衬托出蓬莱的海的名气。

蓬莱之旅，是我记忆中最美的旅程，无数梦境被那片海打湿染绿。

早上雾蒙蒙的海，看不出什么特别的颜色，沙滩漫步的游客们往远处眺望，以期待的目光凝视着远方。渐渐的，东方透露出一丝曙光，紧接着，太阳像是一点点被打捞上来似的，感觉烫烫的，因为此时此刻，天上海上都是金红一色，热烈一片，天上是火红橙黄色的，像照镜子一样，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可这回却截然不同，天水一色，游客们谁也不知道是谁在模仿谁。眺望远方，是一幅静止的图画，移目近看，低翔的白鸥上下翻飞，像黑色的剪影。蓬莱的海上日出，是八仙过海中的哪一位，蘸着颜料往涂上涂抹的呢？先有仙气般缭绕的雾蒙蒙，再转成色彩鲜明的海上朝霞，这中间撕毁过多少还没完成的画卷呢？

中午的海浪没有早晨的宁静，一浪又比一浪强的气势掀起高过一人的大浪，蔚蓝的海水往上一层一层地变浅，晶莹的浪头下，浪身是天空般蔚蓝的颜色，看起来是那么清新。再往下，就是撑起海浪卷起的平面，猫眼石一般明亮，过去，几品官员才有资格穿这深蓝色朝服？风越强，卷起的浪愈嚣张跋扈，高昂的浪头，重重地撞在海滩边的礁石上，是前世的什么恩怨怨，延续成今生的是是非非，把岩石撞得坑坑洼洼仍不罢休？

风低浪微时的海，浪又是多么的温柔顺和，它似大地母亲随风飘扬的卷发，潇洒地一甩，抛在脑后。当丽日催眠海午休时，远处的高塔古寺敲钟的声音，绵长悠远。千年不绝的钟声，一如既往地地为仙岛的居民祈福。

傍晚的海，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刻，晚霞印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一点一点不舍得远去，孩子们蹦跳着，嬉笑着追赶着海。海边的枫树被微微的海风吹过，不知说了些什么，枫树笑了，声音很低很细腻，很惹人。大海一步一步地退去，是去美人鱼那里赴约吗？可能人鱼们怕孩童发现他们的秘密吧。因为大海的心眼很多，总会以贝壳、螃蟹吸引孩童的注意力。近水楼台先得月，夜里的海涛轻轻地吟唱着，朦胧的月色，是上天轻轻为蓬莱盖上的薄纱，星星闪着或明或暗的微光，甘做月亮的配角……

然而，星星好像比月亮心眼多，夜深了，它眨着神秘的眼睛，给心中有梦的人递着眼色，邀请人们在尽享蓬莱仙岛的视觉盛宴之后，抽空到银河摇船荡舟……

新书架

# 《九月寓言》

张颖

《九月寓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的巅峰之作。作者以一个偏僻的村落和邻近的矿区来寓言现代物质文明与原始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小说中的村落和矿区别别代表着原始自然的淳朴生活和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最终让村落沦陷，村里的人失去家园再度迁徙。恰似他笔下的人们，不断地质询着：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张炜，1956年生，山东龙口人，当代著名作家，现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万松浦书院院长。著有长篇小说《古堡》《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怀念与追忆》《能不忆蜀葵》《五行或浪漫》《刺猬歌》等；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蘑菇七种》《渊渊沉絮》等；短篇小说《玉米》《声音》《一潭清水》等；出版散文、诗歌、文集多部。2010年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品译有英、法、日、德等多种外文版本。



风摇青玉枝(国画) 意 阍

# 连载



消息，忙跑到亚娟家。见到亚娟，不觉吃了一惊：国庆节前后不过数日，原本打扮得花蝴蝶似的亚娟，竟光彩尽失，呆呆地坐在院子的树下。见了六莲，亚娟木然地张了张嘴，想笑笑，又笑不出。六莲慌忙地

问：“你怎么啦？”亚娟的眼泪，就断线珠子似的落下来。亚娟的老母走出来看见，恨恨地说：“说你不听，弄日的人不弄日，现在流泪有什么用？”六莲把国房的门轻轻关上，挨着亚娟坐下，连声劝慰，一面就问：“跟他吵架了？”亚娟仍是不语。六莲急了，拉过她的手狠命摇：“到底出了什么事嘛？”亚娟这才讲出了原委。原来，亚娟早就怀了那中年“卖鱼爹”的孩子。当初进城，亚娟是在啤酒屋作陪酒，——这件事，对家里父母和村里人，都瞒得死死的。有这样一份工，好歹就能在城里混下去。

那卖鱼爹看亚娟顺眼，立即租了房子，一月三千块包了起来。厮混了几次，不知不觉，亚娟竟怀孕了。这姑娘虽然泼辣，但男女之事却是初试，对孕情浑然不觉。去三亚游玩回来后，人又懒又呕吐。拖了几天，情形越发不对，老板就带她去诊所看了，才知道是有了喜。亚娟很高兴，那“老爹”却沉得住气，找熟人带亚娟去做了B超，知道是个体子，立刻就冷了脸。那卖鱼爹原本不是个薄情寡义之人，但与亚娟的交往，是经过大老婆允许的，目的很

功利，就是想生男仔。这个交易一失败，财源立刻被老婆断掉，卖鱼爹自己也拿不出多少私房钱来。不几日，他跑来见亚娟，扔下了一点小钱，说是再无力负担了。又过了几天，不但人不见了，连手机号码也给换了。亚娟的房租到了期，房东立刻就催逼，一天也不能缓，只能仓皇地返回。

六莲是个姑娘家，听这些，有如听天方夜谭，只为女友急：“孩子怎么办？”亚娟看看六莲，叹道：“就生下来吧！”六莲急了：“那不行的呀！”亚娟说：“医生说，小宝宝都有人形了，做掉我不忍心，给人也行。”六莲问：“给人？”亚娟说：“医院里有人排队等，凡是没有老公陪的，刚生完，护士就来问，我还能得一万块钱呢。”六莲瞪目道：“那不是卖孩子了？”亚娟说：“你又傻！我为什么要白送？”六莲一惊，捂了脸，心里翻江倒海。

从亚娟家里出来，六莲失魂落魄。几个月来，亚娟的成功，多少给了六莲一些信心。但不料，大梦一场空。六莲的心里，此刻有东西在坍塌！她明白了，要在那迷官一样的海口立住脚，并不像自己想的

那样简单。她又想到朱老板秘书的那种明朗笑颜，顿觉自惭形秽。走到莲塘边，就停住了，痴望着水面。想起满塘荷花的时候，不是在两个月前吗？那时候白助理刚到莲塘村，夕阳西下时的初次见面，就像在昨天。可是这样快地，就花落了，叶败了，只剩下满眼凄凉。这，就是一个女仔的青春么？

### 41. 塘边

此时的若川，几次想去老屋见六莲，却被整场的事缠住，一拖下来，便是两天没有出门。这一日早上醒来，躺在床上还没起来，就听见几个工人在底下喊：“助理，郭主管不见了！”若川呆了一呆，才反应过来，知道大事不好，胡乱套上衣服下楼来，与工人去了小楼。

平日若在此时，小郭早在场里派好了工，背着手在各处巡视；今日他楼上的卧室，却是大门紧闭。开始工人当他迟到了，乐得晚出工，便没喊他。后来看看时间不对，就有人上去敲门，半晌未有动静，推门进去一看，里面不见了小郭，只一片狼藉，私人细软全不见了。工人慌了，便跑去喊若川了。